

5730.24 / 8473
~~1970~~

5730.24 / 8473
~~197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鍾九鬧漕

孙敬文等搜集整理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L.
JAN 14 1958

湖北人民出版社

鍾九鬧漕

孫敬文等搜集整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出版說明

“鍾九鬧漕”又名“抗粮傳”，是一部流傳湖北南部民間近百年的敘事長詩，原作者有待考據。這部長詩，記錄了清末發生在湖北崇陽的一次農民暴動的史實，它熱情地歌頌了起義的英雄。正因為這，百年來，在反動統治下，它始終僅能以口傳的方式在人民當中保存着。解放後，才開始受到愛好民間文學同志們的注意，先後有幾位搜集整理者寄給我們幾個不同的本子。但各個整理本互有優點及不足之處。為了取長補短，本社委託湖北文藝編輯部宋曦同志集中幾種整理本進行研究，宋曦同志以孫敬文、向人紅、孫尙等同志的搜集整理本為基礎，參考了宋祖立同志和程國輝同志的搜集整理本，並參考黎時安同志的抄本，經過整理後，交由“橋”文學月刊發表；本社編輯部在作為單行本發稿前，又在保持原作的精神這一前提下，作了較多的潤飾工作，成為目前的本子。但這個本子的整理工作並不是十分完備的，還希望讀者隨時提出意見，以便使這篇長詩臻於完善。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4月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陽縣人鍾人杰聚眾數千人起義，
自號鍾勤王，並豎都督大元帥紅旗，次年戰敗被殺。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

引子

太陽出來照山坡，
山南山北唱山歌，
千年萬年唱不厭，
千人萬人把歌和，
聲聲齊唱抗粮歌。

崇陽四十八保^①寬，

^① 保，清朝實行的保甲制度劃分行政區域的基層組織。

青山綠水緊相連，
田多地厚稻粱肥，
男耕女織忙不閑，
只有錢糧最難完。

清朝政治暗無光，
欺壓鄉民賽虎狼，
官逼民反只得反，
起義烽火遍四方，
抗糧故事在崇陽。

完國課

時在丙申●臘月中，
官府征糧催得凶，
本年是個王縣主，
年將七十多昏庸，
獨聽衙役口邊風。

● 丙申，即清朝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故事從這年到壬寅年春（一八四二），歷時共六年。

崇陽禍害數糧房，
伙同一黨惡難當，
橫行霸道行詭詐，
一把升子七寸方，
斗米只作七升量。

提起繳糧好傷心，
貪官污吏壓鄉民，
餉逢毫厘一分算，
米上合勺要一升，
算盤珠子打死人。

完糧凭他一句言，
余外還要烟酒錢，
見十加一還嫌少，
秤平斗滿又要添，
天理良心放一邊。

花戶●送糧到縣中，

● 花戶，即納餉戶。

粮房开口罵得凶，
踢斛搖斗真可恼，
三盘样米太不公，
衙門講理說不通。

金太和

有个太和本姓金，
年紀五十还帶零，
勤巴苦做把田种，
寡言少語度光阴，
是个正直老实人。

他到仓前把粮完，
听見吵得翻了天，
一班衙役如狼虎，
乱打拳头飞脚尖，
对付乡民好野蛮。

太和赶快到前边，
喊声：“諸位听我言，

完粮規章訂得有，
多出錢粮理不端，
按着章程把粮完。”

各人听了把話回：
老汉言語正相宜，
百姓年年完国課，
衙役不該把人欺，
章程哪能乱改移。

衙役一听心发焦，
手指太和罵声高：
你是哪里恶痞棍？
挑撥众人尽放刁，
敢在这里鬧仓廩！

“我是北山金太和，
年年进城完国課。
崇阳册載千担米，
如今完粮两万多，
貪心不足所为何？”

“罵声太和老猿猴，
与你何干强出头？
你在乡下当痞棍，
敢与官府結冤仇，
又到衙前鬧不休！”

太和仗理与他爭，
触怒三班六房[●]人，
手拿繩索和棍棒，
指着太和罵紛紛，
拖进二堂用官刑。

县主坐堂怒滿胸，
并不从头問情由，
毒打太和四十板，
还說“今日用刑輕，
下次鬧事可不容！”

● 三班六房，即封建衙門里头的差役、捕快等。

当时打了金太和，
一众衙役笑呵呵，
都說“这番打得好，
衙門那容你罗嗦，
四十板子不为多。”

打得太和气冲天，
忍痛捱出衙門前：
“官官相护伤天理，
不由人辯打在先，
真是天高皇帝远。”

衙役听見吃一惊：
“太和說話恼人心，
今日与你打下賭，
只管上司把状呈，
任你告到北京城。”

太和回头把手招：
“众位衙役莫耍刁，
有朝上司告发了，

提牌一到要人交，
狗官性命也难逃！”

离了大堂出东门！
太和忍痛转回程，
回到家中痴呆了，
妻子上前问几声，
含泪说出苦冤情。

顿一脚来恨一声：
“官府衙役一条心，
当官不为民作主，
崇阳有冤不能伸，
一定要下武昌城。”

十 劝

妻子彭氏劝太和：
“年纪已经五十多，
世上只有容忍好，
为首出头受折磨，

官司输赢很难说。”

“叫声贤妻莫噜嗦，
老汉性命值几何！
有朝胜得钱粮案，
崇阳百姓受益多，
宁可舍掉金太和。”

彭氏劝夫苦哀哀：
“切莫僵气放不开，
你想伸冤告衙役，
只怕背时运气衰，
家破人亡无处埋。

“二劝我夫莫轻身，
哪个花户报你恩？
倘若粮案报正了，
只说天地有眼睛，
谁还念你姓金人？”

“三劝我夫有来由：

一人作事計難周，
是非只為多開口，
煩惱皆因強出頭，
一時不忍百日憂。

“四勸我夫莫斗官，
為人休想巧機關，
一時騎在虎背上，
騎虎容易下虎難，
虎口逃生難上難。

“五勸我夫細思量，
有錢難買自主張，
只管在家種田地，
切莫出門惹禍殃，
平平安安過時光。

“六勸我夫莫發愁，
男子氣量貫九州，
讓人一步不算弱，
饒人一着且罷休，

君子莫記小人仇。

“七勸我夫要能容，
莫到公門逞英雄，
官官相衛不由你，
人隨王法草隨風，
滿腹含冤也依從。

“八勸我夫莫發痴，
百姓怎能告上司！
朝廷律法千條路，
官斷十條九不知，
怕你後來失悔遲。

“九勸太和我親人，
安分守己過光陰，
這等事情切莫管，
是非場中早抽身，
莫學飛蛾去撲燈。

“十勸我夫金太和，

好言好語勸得多，
光陰似箭催人老，
日月忙忙快如梭，
不知生死又如何！”

“賢妻說話理雖端，
這個冤屈實難担，
黃河無橋難渡過，
修得橋來代渡船，
免得行人被水攔。”

叔侄計議

夫妻正在把話言，
侄兒瑞生到身前：
“聞听叔父遭冤屈，
君子氣量要放寬，
宰相肚里能撐船。”

太和一見起身迎：
“賢侄請坐听分明，

我今要告錢糧案，
只恨獨木不成林，
要你跟我一路行。”

“奉勸叔父莫着急，
年內不能打官司，
大小官員都封印，
何需急在此一時，
過了新年不為遲。”

過了一天又一天，
舊歲過了是新年，
親戚朋友把年拜，
轉眼又是月團圓，
太和心似滾油煎。

太和打酒慶元宵，
口里喝酒心里焦，
叔侄二人來商議，
先到各保走一遭，
眾人心齊百事牢。

二人飲酒到夜深，
不覺已是大天明，
一見東方太陽出，
吃了早飯就動身，
五嶺四鄉走不停。

太和到處出海言：
“天場下來我承擔，
定要報正錢糧案，
眾位花戶助盤纏，
撥開雲霧見青天。”

崇陽花戶萬萬千，
無有一人不喜歡，
“既是老者有此意，
各按糧米出銀錢。”
并無哪個有推延。

走訪鍾人杰

五月端陽大節期，
太和叔侄轉回歸，
無心來吃菖蒲酒，
一醉難解腹中飢，
心腹大事不改移。

次日瑞生勸太和：
“此事還要鍾九哥，
大號叫做鍾人杰，
幼年入學未登科，
仗義疏財見識多。”

叫聲“瑞生，賢侄兒，
你不說來我不知，
湖廣城裏去告狀，
無論督撫按察司，
全靠一張好頭詞。”

二人計議就劫身，
去請人杰姓鍾人，
一連走了三十里，
前面到了一座村，
原來就是鍾家門。

走進門來正相逢：
“特來拜見九相公。”
三人拱手行一禮，
走到堂前打一躬，
到處礼节一般同。

敬了烟來把茶篩，
太和慢慢說出來：
“我今想告錢糧案，
告倒糧房免禍災，
一人力薄事難諧。”

鍾九听罢怒冲冲：
“可恨衙門太不公，
花戶人多千条理，

走遍天下講得通，
哪怕衙役亂行凶！”

太和叔侄喜心懷：
尊聲“先生有英才，
花戶一眾千千万，
沒有狀文行不開，
全仗先生棟梁才。”

人杰、太和與瑞生，
三人談到夜更深：
決心要告錢糧案，
共患難來同死生，
雄雞血酒誓同盟。

三人擺案祭天地，
日月星斗放光輝，
宏誓大愿終不改，
生死成敗在一堆，
患難相親永不離。

鍾九提笔做状文，
話語一出鬼神惊：
官吏刻薄无深浅，
上瞞天下殘民，
私行虐政罪孽深。

提起粮餉人心寒，
一倍要得五倍完，
这般冤屈沉海底，
伏乞青天救苦难，
广施德政万民安。

太和接过詞一篇，
欢天喜地把話言：
“有了这面天罗网，
哪怕衙役飞上天，
县官也要受牽連。”

鍾九送出太和来，
囑咐言語記心怀：
“有事找我鍾人杰，

天大风浪摆得开，
大胆稳坐釣魚台。”

告 状

别过鍾九往前行，
归家安置下省城，
先到县里告一状，
再到武昌把状呈，
单告粮房一班人。

告遍武昌众衙門，
官衙見状冷冰冰，
一連几状告不准，
无奈再往上面行，
总督府內把冤伸。

这个总督周制台，
这天庙里拈香来，
太和拦馬告一状，
他把太和交官差；

帶到部堂有安排。

官差帶進金太和，
拉拉扯扯往後拖，
“大人吩咐交我管，
這場肥案要錢多，
有理無錢起風波。”

太和取出一錠銀：
“把與差爺莫嫌輕，
唯願官司得了勝，
也領差爺一份情，
日後還要謝你們。”

管差一見喜在心，
對着太和笑盈盈，
“恭喜你老緣法好，
落在我手遇福星，
十場官司九場贏。”

原告行動被告知，

衙役辯詞呈上司，
總督偏聽糧房話，
只推事多老延遲，
不知審訊在幾時。

定 糧 案

戊戌年來好寒天，
貧民小戶受熬煎，
驚蟄春風落大雪，
清明谷雨才變天，
立夏小滿正栽田。

不表農人插禾秧，
只表好漢蔡德章。
德章家住黃沙堡，
曾與鍾九同過窗，
是個正直有才郎。

德章在家嘆世情：
“只恨世間太不平，

太和为了錢粮案，
押在武昌受苦刑，
至今还未轉回程。”

行思坐想不安宁，
要到鍾家問分明，
一直走到鍾家去，
人杰一見起身迎，
后面跟着金瑞生。

三人心事是一个，
提起头来感慨多，
德章忙問鍾人杰：
“太和坐牢半年多，
无声无息是为何？”

鍾九听罢忙回声：
“我們正談这事情，
定是总督偏衙役，
官官相护不公平，
官高势大压良民。”

“既然总督心底恶，
要想办法救太和，
哪怕总督偏衙役，
再告几状看如何，
檐前滴水也成河。”

鍾九回复蔡德章：
“还要湊錢下武昌，
我与瑞生人两个，
每日派錢要下乡，
一人难顧两头忙。”

德章見說忙回言：
“果然难得派銀錢，
崇阳四十单八保，
花戶共有万万千，
除非昼夜都不眠。”

鍾九馬上把話挑：
尊声“德章听根苗，

一只巴掌拍不响，
你我同去走一遭，
为了百姓莫辞劳。”

三人不語把茶篩，
德章想起一人才，
一同去約汪敦族。
敦族一見笑顏开：
“怎么三人一路来？”

鍾九喊声：“敦族哥，
只为粮案起风波，
如今特来邀同你，
設法营救金太和，
下乡派錢第一着。”

“叫声窗友我知交，
你等真心定錢漕，
一不以公报私怨，
二不肥嘴自扎腰，
理該全力来效劳。”

四人一起走下乡，
各走一处急忙忙，
出門不到两个月，
走尽四处与八方，
回家正是过端阳。

四人一同来商量，
瑞生解錢下武昌，
筹办銀錢汪敦族，
告状指靠蔡德章，
鍾九自己守崇阳。

瑞生邀同蔡德章，
二人一同下武昌，
一連几状告发了，
总督提案問端詳，
一脚提牌到崇阳。

原任县主下了台，
蔡官接印上任来，

見事不好自推卸，
大罵衙役惹禍災，
打開東門接提牌。

左一對來右一查，
起根發帶金大華，
還有王大余老五，
照案点名都不差，
一眾衙役鬧喧嘩。

仔細看來起禍端，
還有鄔泗程紹南，
何二劉七都要講，
造下民憤大无边，
事到如今不能瞞。

次日提牌要動身，
太爺送出縣衙門：
“非怪本縣心腸狠，
本是你等罪孽深，
上司要人不容情。”

太爺假裝泪淋淋，
囑咐解差要当心，
望着犯人上了鎖，
收拾停當就動身，
一齊解到武昌城。

犯人解到武昌城，
知府衙內暫存身，
次日升堂把案審，
連審几堂不招承，
帶到部堂辨真情。

總督一見就行文，
即由撫院去執行，
撫院一見行文到，
原告被告帶進厅，
要把糧案斷分明。

这个撫院本姓鄔，
辦事還不算糊涂，

重加刑罰來審訊，
三番五次強徒，
人心似鐵法似爐。

一眾糧房泪紛紛，
自願招供免受刑：
“訛詐錢糧是我等，
欺壓鄉民本是真，
并無半句是虛情。”

撫院拍案把头搖：
“朝廷律法不能饒，
一連審了几日整，
才見你等把供招，
押到江夏坐水牢！”

撫院又問金太和：
“從直講來少羅嗦，
如若供詞兩不對，
一聲號令往外拖，
杀你好比杀鷄鵝。”

太和開言泪汪汪：
“可叹崇陽真遭殃，
一眾花戶苦難講，
官吏勒索太猖狂，
望施仁政布崇陽……”

撫院斷案有主張，
即行文書到部堂：
“崇陽奸吏串一黨，
掠奪銀錢不应当，
私行訛詐太猖狂。”

總督一見文書詳，
立即商議出示章：
銀兩扣錢二串四，
石米斗耗理应当，
合行文諭到崇陽。

兩台大府作商量，
就放太和轉回鄉，

又差官員到崇邑，
親自查實定規章，
不得違章要錢糧。

官員十月到崇陽，
出了文告就開倉，
站伏斗手概不用，
閑雜人等站一旁，
悉聽花戶自己量。

花戶贏得這一遭，
人人心中怨氣消。
一來大家團結好，
二來鍾九計謀高，
三念太和有功勞。

翻 案

己亥年來百姓安，
男耕女織忙不閑，
不料這年春三月，

蔡官卸任回鄉園，
驕官接印又还原。

縣官回任心懊惱，
只恨崇陽定錢漕，
名利兩無官難做，
既無錢糧米扎腰，
又到哪裡賺分毫？

時逢九月是重陽，
縣官又要立糧房，
文書詳到武昌府，
放出糧房回崇陽，
如同惡虎又還鄉。

一眾糧房出牢籠，
回到崇陽又行凶，
改名換姓歸原役，
仍然照舊一窩蜂，
更比往年大不同。

庚子吉日把仓开，
花户挑米送县来，
一班衙役更加恶，
三盘样米两套箍，
齷齪例规兴起来。

千万花户气不平，
来了钟九一千人，
大骂：“衙役真大胆，
明知故犯罪不轻，
怕你性命也难存！”

衙役人多嘴也杂，
反骂钟九太刁猾：
“我等领了上司命，
奉命行事理不差，
你敢以身试王法！”

钟九听见怒冲天，
当时踏烂样米盘，
吩咐花户挑米走，

“缓他几日再来完，
任他堂上去禀官！”

一众花户转回程，
急忙商议告衙门：
“衙门改名又上任，
重加盘剥苦难伸，
放虎归山害乡民。”

盼到开审这一天，
太和来到二堂前。
县官偏听衙役话，
撕破呈词摔一边，
就把太和收进监。

当天夜晚一更时，
县官备文报上司，
就把太和押下府，
连夜起解无人知，
急如星火不稍迟。

太阳一出照山坡，
四城起了大风波：
“昨夜有人起解了，
可怜又是金太和，
怎么救得脱网罗？”

打粮房

风信传到白霓桥，
鍾九瑞生把人邀，
限定三日一齐到，
同到县里走一遭，
要拆粮房不輕饒。

等到三日一齐来，
千万乡民上了街，
号令一声齐动手，
門板窗格都撞开，
粮房打得碎如柴。

西門打到小东門，

磚头瓦片乱紛紛，
連牆帶脚掀到底，
良民鋪戶放宽心，
衙役人家不留存。

四城百姓挤滿街，
一齐吵进大堂来，
三班六房都逃散，
县官吓得发了馱：
“快傳头目进衙来！”

最先进来陈宝銘，
他是乡民带头人，
連步走进二堂上，
只見县官战兢兢，
面如土色汗淋淋。

宝銘站在桌案边：
“太爷在上听我言，
粮案打了一年整，
上司結案言在先，

如今翻案理不端。”

县官堂上用目观，
胆战心惊神不安，
四围站满众乡汉，
扬拳舞手骂贼官：
“快定粮案莫迟延！”

人多势众气势凶，
堂前吵得乱哄哄；
夫人一見事不好，
叫声“宝铭陈相公，
要定粮案且从容。”

宝铭走进桂花厅，
喊声：“夫人听分明：
只因粮案变了卦，
崇阳百姓不依从，
鱼死网破要章程。”

夫人依了陈宝铭，

忙出章程免灾凶，
宝铭捧与众人看，
不怕太爷不依从，
盖有印信就为凭。

钟九堂前叫一声，
众位花户听章程：
“石米只许加一斗，
合勺之粮不加升，
并无外课派分文。”

一众乡民尽散班，
县官脸上好羞惭，
转身退进二堂去，
手指夫人骂一番，
“你把印信随意玩！”

夫人马上劝夫君：
“太爷息怒听分明：
自古为官要识相，
贪财还要顺民心，

才能保得久安宁。”

叹五更

天边红日已西沉，
现出东方月一輪，
县官立刻傳命令：
“四城要駐巡查兵，
点灯就要閉城門。”

一更时分冷凄凄，
县官自叹好伤悲：
“为官只图名和利，
荣华富貴享安逸，
哪知今日遇灾危！”

夫人一見心不宁，
忙摆酒宴劝夫君：
“今日百姓鬧得狠，
我怕伤了太爷身，
方才作主出章程。”

二更时分酒未凉，
县官怒气悶胸膛：
“可恨百姓欺官长，
我要稟文下武昌，
提兵調將鎮崇阳。”

“太爷說話理不明，
冤杀百姓損阴功，
崇阳百姓千千万，
不可輕易动刀兵，
只怕老天也不容。”

三更鼓响夜又深，
寒风吹冷县官心，
稟文送到武昌府，
点点滴滴写得清，
只求上司保安宁。

夫人席前听得真：
再把良言劝夫君：

“富貴都由天來定，
皇天自會保安寧，
官職還會往上升。”

四更時分酒飯完，
縣官吩咐收盞盤：
“今朝有酒今朝醉，
哪管明天會作難，
有錢難買一身安。”

夫人一聽喜在心：
“寸金難買寸光陰，
得過且過度日月，
太爺定要放寬心，
久後自有好前程。”

五更鷄子叫分明，
縣官聽了吃一驚：
養得金鷄能報曉，
只怪自己太無能，
落得一個壞名聲。

一夜講到大天光，
鴛鴦枕上話兒長：
“太爺今在崇陽縣，
曉得明日落何方，
何苦在此惹禍殃。”

告 期

正逢此日是告期，
三班六房轉回歸，
只見房屋全毀掉，
磚頭瓦片如山堆，
又是氣來又是急。

行也傷來坐也傷，
都拿狀子進二堂，
太爺坐堂接狀紙，
一連接了幾十張，
都告鄉民拆糧房。

太爷一見怒滿怀，
連罵几声众狗差：
“私下舞弊一伙党，
訛詐乡民太不該，
連累本县也受灾。”

一众衙役泪汪汪，
巡房王大开了腔：
“要求太爷来作主，
快行文書下武昌，
此仇不报难收場。”

罵声：“王大禍孽胎，
哪个叫你死貪財？
惹事生端就是你，
打烂房屋理應該，
永不許你进衙来。”

衙役伙里程紹南，
跪在堂前稟县官：
“拆毀房屋不作主，

我等何处把身安？
請求太爷快伸冤！”

太爷又罵程紹南：
“惹出禍来怨本官，
本县好意提升你，
你把好心当駢肝，
如今該你受飢寒！”

罵得衙役不做声，
垂头丧气出衙門，
恼恨太爷无道理：
反与乡民合了心，
船开不顧岸边人。

陷 害

不觉又到第二年，
再把衙役說一番：
自从去年被拆屋，
东奔西走不停閑，

各寻生路願眼前。

过了一句又一句，
个个恼恨对头人，
各自托人找門路，
三三两两进衙門，
都想报仇才甘心。

六月炎天热难当，
一众衙役暗商量：
“聞听上司文書到，
要放太和轉回乡，
就在本月到崇阳。”

听说太和有命还，
气煞六房与三班：
“此时若不把仇报，
开籠放出虎还山，
再想报仇难上难。”

衙役談起金太和，

心中好似乱刀割，
只要害得太和死，
哪怕銀錢用得多，
就要定計起风波。

內中有个金大华，
妹子生得美如花，
年紀只有十八岁，
白霓桥边是婆家，
开一小店卖烟茶。

茶館烟店好迷人，
暗中私通蔡紹助，
紹助当地一痞棍，
吃喝玩乐騙金銀，
头頂功名压乡民。

金妹留住蔡紹助，
鴛鴦枕上告人情：
“娘屋哥哥拜上你，
滿腹冤屈不能伸，

除非靠托我情人。”

“妹說這話我知情，
我不得罪眾乡民，
假若出头去告狀，
都要罵我蔡紹勛，
难免惹火自燒身。”

色字头上一把刀，
二人相好意似胶：
“我把真心来待你，
你不替我把恨消，
枉为男子一英豪。”

枕边言語似水流，
色鬼怎不上金鈎。
果然起心帮衙役，
費尽心思設計謀，
告倒太和才罢休。

紹勛约会金大华，

酒席筵前把口夸：
“有我下省告一狀，
太和定要把罪加，
性命在我手中拿。”

到了次日就动身，
衙役都来送錢銀。
走到武昌探一信，
太和脫罪果是真，
不久就要出牢門。

一时忙坏蔡紹勛，
提笔就起杀人心，
单告太和是光棍，
田无升合餉无分，
假充花戶告衙門。

又告太和是刁民，
能說会道武艺精，
常在乡下欺貧弱，
一虎三彪父子兵，

霸占北山带头人。

一状告进府衙門，
知府准了蔡紹勛，
就把太和加了罪：
“关在牢中坐几春，
免得回乡害良民。”

紹勛銀子送官庭，
貪官愛錢不問供，
可怜太和遭冤屈，
望穿眼睛一場空，
要想回家在梦中。

七月以来天气晴，
太和信到崇阳城：
“拜上鍾九人四个，
可恨对头蔡紹勛，
他把反状告我們！”

書信写了几大張，

寄与鍾九蔡德章。
二人去約汪敦族，
同到北山作商量，
办得銀錢下武昌。

到了北山金家門，
对着瑞生把話論：
“赶快派人下省去，
伏侍太和獄中人，
免得年老受苦刑。”

瑞生哭得泪汪汪，
拿起書信看端詳：
“紹勛冤枉将我告，
告我北山霸一方，
这个冤枉实难当。”

鍾九含悲叹一声：
“众位兄弟听分明，
有朝一日风浪起，
开刀先斬蔡紹勛，

然后再打众衙門。”

計議已毕就告辞，
四人心思少人知。
黄河尚有澄清日，
困龙自有上天时，
立志报仇不为迟。

誣 告

辛丑八月桂花香，
太爷調任下武昌。
来了正印施县主，
拖家带眷一大帮，
捐官初次到崇阳。
施官做事假装痴，
不知早晚昼夜时，
无论大小民刑案，
状子言語概不知，
只听衙役口边詞。

不表施官少綱常，
再表衙役一群狼，
都說报仇还不够，
約在一处作商量，
設計陷害蔡德章。

恰逢德章娶了亲，
四城都有賀喜人。
衙役听見心懊恼，
捶胸頓脚罵几声，
“告他苟合犯奸情！”

德章有事上衙行，
撞着衙役一班人，
开口就把德章罵：
“拐带幼女結为婚，
你把王法忘干净！”

拖起德章进衙門，
施官坐堂审案情，

两边衙役齐声应：
“德章奸拐本是真，
伤风败俗是此人。”

施官听信众差人，
就骂德章犯奸情，
责打四十荆条棍，
一众衙役喜在心，
德章有冤无处伸。

施官又骂蔡德章：
“先奸后娶做偏房，
伤风败俗案情重，
一人做事一人当，
暂且押你坐班房。”

二打粮房

德章冤枉受折磨，
旁人报信快如梭，
鍾九連忙設一計，

假称乡下疾病多，
大放花灯赶妖魔。

乌龙戏珠上街游，
一对狮子滚绣球，
几多人家腾欢笑，
几多人家扎彩楼，
哪知乡民要报仇。

乡民、衙役都看灯，
狭路相逢见仇人，
喊叫一声齐动手，
打得衙役各逃生，
个个鼻肿眼又青。

打散衙役四处寻，
不见对头蔡紹助，
乡下人家躲不住，
藏在城里不露形，
四城紧闭要搜寻。

难得搜出蔡紹勛，
再打粮房才甘心，
家家做的新房屋，
油漆描金一色新，
半个时辰一扫平。

打了粮房轉回乡，
一众头目作商量：
今日打了粮房地，
恐怕連累蔡德章，
要把猫儿作虎防。

鍾九回答：“有何难，
刊碑刻石大堂前；
前年上司断了案，
章程就是靠壁山；
看他想个么机关！”

反 告

不談鍾九有高才。

再表衙役轉回来，
不知自家在何处，
只見磚瓦堆滿街，
求告太爷作安排。

施官聞报怒不消，
提出德章問根苗：
“观灯禍事由你起，
你与鍾九是故交，
罪上加罪不能饒。”

德章回复施县官：
“我在班房把身安，
玩灯之人打了屋，
万事不与我相干，
还有禁子不能瞞。”

施官恼恨蔡德章，
連忙起解下武昌，
上司拆开文書看：
“德章奸拐起禍殃，

鍾九打屋你知詳。”

德章开言訴冤情：

“我在牢里未离身，
自从端正錢粮案，
衙役不服恨在心，
自毀房屋賴乡民。”

上司押回蔡德章，

一角文書到崇阳：

“鍾九帶人打房屋，
为何誣賴蔡德章？
七品县官少綱常！”

施官邀来衙役們：

“两个师爷年紀輕，
紅笔师爷二十岁，
黑笔师爷十九春，
做事如何会精明！”

衙役举荐蔡紹勛：

“赶快請他做状文，
全靠太爷自作主，
还有我等一条心，
要办鍾九一班人。”

就傳紹勛进二堂，

提起笔来做文章：

“鍾九結伙同一党，
毀街灭市太猖狂，
藐視上官霸崇阳。”

反告状文做得快，

行到武昌把封开，

总督一見吓一跳，

“鍾九不是小禍灾。”

就令火速出提牌。

崇阳县主接提牌，

鍾九无事不上街，

一見鍾九不出面，

施官設計把仓开，

合县花户送米来。

这回完粮不一般，
好似进了鬼门关，
石米难得完两斗，
折价定要七串三，
千刁难来万刁难。

起 义

自从开征有几天，
官吏好似豺狼般，
踢斛摇斗不改变，
欺詐乡民胜从前，
哪知大禍在眼边。

鍾九得信不迟延，
邀来众人把話言：
“草不除根春又发，
官逼民反只得反，
不杀貪官心不甘。”

众人計議就动身，
击鼓鳴鑼起乡兵，
正是腊月十一日，
四十八保齐了心，
同到县里打衙門。

衙役一見就封城，
四边都有守城兵，
远水难得救近火，
施官吓得战兢兢，
屁滾尿流忙发文。

太和牢里有信回，
鍾九接讀热泪揮，
只为早日救朋友，
四乡鳴鑼把兵催，
四十八保把城圍。

鍾九敦族陈宝銘，
帶領几万众乡兵，

城門緊閉不得進，
只見城上亂紛紛，
狗頭衙役當指揮。

城頭衙役說狂言，
大罵鍾九胆包天：
“聚眾圍城該何罪！
哪怕人多萬萬千，
要你個個喪黃泉！”

鍾九聞言怒不休，
罵聲：“衙役眾狗頭，
若不開城來降順，
打進城來無親疏，
殺得鷄犬也不留。”

施官聽說要破城，
吩咐公子與家人，
身背印信蒲圻走，
“蒲圻縣官本姓秦，
是我多年好交情”。

不談公子到蒲圻，
又表鄉兵把城圍，
城內銃炮往外放，
鄉兵銃炮也成堆，
好似天上打春雷。

十二圍城到十三，
寶銘破城闖頭關，
一聲號令齊來到，
連牆帶腳兩邊翻，
破城只有起頭難。

打破西門路一條，
城上役卒盡奔逃，
鍾九當時傳一令，
凡是良民莫開刀，
其餘殺盡不能饒。

施官聽說破了城，
關帝廟里去藏身，

夫人小姐上吊死，
一眾衙役无处奔，
投井悬梁見閻君。

一連杀了几十人，
并无一人是良民，
乡兵冲到县衙内，
可恨狗官不現形，
沿門挨戶去搜尋。

狗官哪能躲得开，
关帝庙里搜出来。
鍾九走进庙里去，
狗官不敢把头抬，
低头不語装痴呆。

鍾九开言把話提：
叫声“狗官莫装痴！
三件事情对你講，
如今看你依不依，
生死二字有改移”。

施官偷偷把眼瞧，
只見鍾九杀气高，
“本县件件依从你，
无有哪样办不到，
金銀財宝由你挑”。

鍾九听罢說分明：
“三件事情要你行。
一要此事无牵累，
二要粮案結得清，
三要蔡、金轉家門。”

施官亲笔写章程，
官无印信不为凭；
也是狗官命該死，
“印信送往蒲圻城，
本县詳了剿匪文”。

鍾九一見事不成，
火上加油杀气生，

喝叫一声汪桂子：
“斩掉这个祸逆根！”
封喉一刀血淋淋。

鍾九挂帅坐大堂，
多少勇士站两旁，
三軍司令称元帅，
五色旌旗飄四方，
威风凛凛鎮崇阳。

一众头目問主張，
鍾九只叫莫慌忙：
“恐怕乡民不知曉，
快把軍令貼四方，
免得百姓受惊惶。”

軍令一出不容情，
严禁搶掠并奸淫，
不許以公报私怨，
买进卖出要公平，
不准仗勢欺良民。

捉仇人

鍾九吩咐陈宝銘，
四处搜尋捉仇人，
虽然杀了几十个，
还有躲藏不露身，
四十八保来搜尋。

沿門挨戶搜得忙，
亲戚朋友不敢藏，
捉到一个杀一个，
捉到两个杀一双，
斬草除根免禍殃。

东一搜来西一寻，
杀了一百还带零，
沒見王大余老五，
还有鵬舉蔡紹助，
正是三个要紧人。

出外行人轉回归：
“看見王大在蒲圻，
余五逃到通山去，
紹勛就要过江西，
还在通城未远离。”

听得信来果是真，
馬上兴兵上通城，
鍾九吩咐汪敦族：
“警戒兵丁要小心，
切莫惊吓行路人。”

敦族跨上大青驃，
帶領乡兵一万多，
一路来到通城县，
九眼桥上一声喝，
吓得官兵走如梭。

县官一見无計謀，
左思右想越忧愁，
战战兢兢无处躲，

躲在哪里也要搜，
远走他乡不回头。

敦族一到就安民：
“百姓人等放宽心，
崇阳杀官为粮案，
今朝来捉蔡紹勛，
决不难为众良民。”

通城不論女和男，
听得此言都喜欢，
合城百姓齐声喊，
献出奸人保平安，
誰敢窩留惩罚严。

搜出仇人蔡紹勛，
滿身牛糞臭难聞，
当时交付汪敦族，
七斤鉄枷带上身，
通城一县得安宁。

敦族鎮守在通城，
本着鍾九軍令行，
四門貼出大告示，
如若違抗不遵循，
斬首示眾不容情。

敦族告示貼四方，
合縣人等盡知詳，
奸盜搶奪都不敢，
各安本分過時光，
通城百姓喜洋洋。

士兵解來蔡紹勛，
敦族心中怒氣生，
吩咐拖到大堂上，
二百板子不容情，
然後解往崇陽城。

鍾九一見蔡紹勛，
拍案大怒罵連聲，
“反狀誣告就是你，

借刀殺人起毒心，
傷害崇陽合縣人。”

紹勛假扮可憐人，
鍾九老爺叫几声，
“都是衙役用詭計，
不要怪我蔡紹勛，
鋼刀雖快莫亂行。”

鍾九一听怒滿懷，
忙叫左右听安排：
“把这罪逆快斬首，
示眾三日理應該，
拋尸露骨不許埋！”

鍾九斬了蔡紹勛，
辛丑一過是壬寅，
熱熱鬧鬧把年過，
崇陽喜事表不清，
再表蒲圻一段情。

自从鍾九鬧崇阳，
蒲圻申文下武昌：
“崇阳杀了施县主，
一眾衙役尽遭殃，
賊民起事为錢粮。”

总督撫院正吃惊，
又看通山一道文：
“崇阳賊众过了界，
如今又已占通城，
請保通山得安宁。”

一連接到两道文，
督院心里如火焚：
蒲圻通山都連界，
一县安排几千兵，
命令火速就起程。

总督撫院把令傳，
叫得总兵到身前：
“帶領两千人馬去，

赶到蒲圻保平安，
小心賊民闖营盘。”

制台又傳令一枝：
“軍务紧急不稍迟！”
另撥两千人馬，
命令身边一都司，
“快到通山保城池！”

两員差官得令旗，
各带兵将走如飞，
都司赶往通山去，
总兵人馬到蒲圻，
半路分別各东西。

蒲圻通山来官兵，
崇阳百姓說紛紛，
正月过了初十日，
鍾九吩咐陈宝銘，
要捉王大問斬刑。

宝銘得信走如飞，
即日兴兵下蒲圻，
撞着官兵打一仗，
丰乐門外定高低，
官兵大敗逃城里。

总兵城上把話提：
“崇阳刁民好无理，
胆敢杀了施县主，
許多衙役命归西，
如何又来破蒲圻？”

宝銘答話不慌忙：
“崇阳起兵为錢粮，
走了王大一罪逆，
躲在蒲圻不还乡，
定要捉他轉崇阳。”

总兵又把話来言：
“崇阳反势大如天，
既捉王大人一个，

如何統兵万万千，
攻打蒲圻与通山？”

宝銘再次把話回：
“我等不是造反来，
你把王大献与我，
少时人馬就退开，
免得两下把兵排。”

总兵听了不疑猜：
叫拿王大这狗才，
兵丁得令滿城找，
不得隐藏惹禍灾，
定要查出王大来。

蒲圻三十六条街，
不見王大这狗才，
东西南北都寻遍，
見一瞎子把头埋，
假称先生把命排。

旁边有人起疑心，
此人不象瞎子形，
三个四个一盘問，
果是王大有罪人，
当时捉住送营門。

总兵正在水西門，
一見王大罵几声：
“喝叫一声拖出去，
送出城外不留停，
免得起禍动刀兵。”

王大性命值几何，
宝銘吩咐往前拖，
就把首級来割下，
宝銘带兵走如梭，
蒲圻不再起干戈。

宝銘人馬轉回程，
鍾九見了問真情：
“你到蒲圻三日整，

我却时刻挂在心，
不知大功可告成？”

“有劳仁兄挂心怀，
蒲圻得胜轉回来，
城中献出贼王大，
水西門外把刀开，
带回首級見兄台。”

鍾九立刻坐将台，
对着众人有安排：
“还有余五沒捉到，
他在通山躲起来，
兴兵捉拿理應該。”

一众好汉胆量宏，
将台面前逞英雄，
都說通山容易破，
个个想望得头功，
众人心思一般同。

鍾九傳令不許爭，
領兵派定金瑞生：
“必須捉得余五到，
斬草就得要除根，
才算英雄豪杰人。”

瑞生帶領人一班，
次日興兵往通山，
雖然只隔九十里，
山高水深路又彎，
冰天雪地行軍難。

崇陽兵到南井灣，
官兵抵住不開關，
前面一港清河水，
後面又是陡石山，
隔山容易隔水難。

官兵退到南港橋，
民兵追趕不肯饒，
瑞生當時傳一令：

“生死就在此一遭！”
殺得鬼哭神也號。

听得响了收兵鑼，
太陽已經落山坡，
殺死官兵無其數，
民兵損失一百多，
南門港下血成河。

圍城轉眼已三朝，
瑞生對城叫聲高：
“若不開城來降順，
四城架起火來燒，
叫你插翅也難逃！”

官兵緊緊守城關，
反罵民兵“胆包天，
你們殺了施縣主，
如今又來破通山，
難道不怕王法管？”

瑞生答話有來由：
“債有主來冤有頭，
本是官逼民心變，
殺了施官那匹夫，
只為糧案結冤仇。”

城上官兵亂紛紛，
開口大罵崇陽兵：
“既是為了錢糧案，
來到通山為何情？
分明造反叛朝廷。”

瑞生聞言氣不和，
又罵官兵“好羅嗦！
走了余五人一個，
躲的通山一年多，
隱藏不獻是為何？”

都司督戰在城樓，
聞言傳令滿街搜：
“誰人放走余老五，

全家大小都殺頭，
不找出來不罷休。”

官兵急忙四處尋，
霎時驚動滿城人。
余五眼看事不好，
縱身跳進河中心，
一時浮來一時沉。

看見余五自投河，
馬上有人打報鐘，
當時拖到河岸上，
牙關緊閉雙眼合，
已經一命見閻羅。

都司一見果是真，
吩咐左右半開城：
“快把死尸拖出去，
冤家獻與對頭人，
通山百姓放寬心。”

瑞生一見恨不消，
仇人虽死要过刀，
南港桥下有深水，
就将尸体往下抛，
带回首級往上交。

民兵个个整行装，
一声号令回崇阳，
人强马壮军威盛，
一个夜晚赶回乡，
受点辛苦又何妨。

瑞生进帐說端詳，
鍾九听罢暗思量：
去捉余五不打紧，
百余民兵陣上亡，
幸好沒把元气伤。

鍾九排宴庆功劳，
又劝瑞生莫心焦：
“人在世間都要死，

为了粮案把命抛，
不枉人世走一遭。”

众人紛紛把話談：
“賞罰分明万古傳，
丧命人家有老小，
家貧不能把尸搬，
打开府庫发銀錢。”

鍾九連說理應該。
超度亡魂听安排，
每家发銀三十两，
各买一付好棺材，
搬回尸首各自埋。

且說丧家領錢財，
都到通山搬尸来，
各人回家安葬了，
一派閑言且放开，
单表上司督兵来。

大战官兵

总督撫院起毒心，
从容修本奏朝廷：
“崇阳造反是贼匪，
霸占两县动刀兵，
凶邪之地要扫平。”

朝廷圣旨下武昌，
“整备钱粮办刀枪，
只等调得大兵到，
七省人马合一帮，
方可大胆下崇阳。”

各处兵馬走忙忙，
河南陕西并两江，
远水难得救近火，
提督預先到武昌，
制台衙內作商量。

三員大官出省城，
帶領一万五千兵，
来到咸蒲两交界，
汀泗桥边扎兵營，
沿河两岸乱紛紛。

督、撫、制台三个人，
一同商議把話論：
“你我先把告示出，
等候賊兵散了心，
然后进城捉头人。”

告示一篇騙乡民：
“生死禍福要分清，
尔等逆匪該誅灭，
本院如今寬用刑，
只要鍾九一班人。”

听得官府要安民，
鍾九写信上通城：
“拜上賢弟汪敦族，

如今官兵要攻城，
火速領兵轉回程。”

敦族正在發口糧，
一見書信好慌忙，
當時就帶人和馬，
不管紅日落西方，
快馬加鞭回崇陽。

鍾九敦族陳寶銘，
數人計議一條心：
“我等起義為百姓，
堂堂正正有名聲，
定要擊破官家兵！”

鍾九齊集眾鄉民，
個個陣前表決心，
箭上弦來刀出鞘，
一聲號令齊出城，
好比猛虎下山行。

鋼刀殺人不要磨，
猶似農人割晚禾，
殺死官兵無其數，
鄉民陣里死傷多，
城壕鮮血流成河。

一連戰了幾十場，
以寡敵眾志氣昂！
四城官兵圍得緊，
外無援救內無糧，
鍾九戰死在崇陽！

尾 聲

抗糧英雄把命喪，
崇陽鄉民皆悲傷。
一眾好漢雖戰死，
後人還要動刀槍，
清朝江山不久長。

鍾九抗糧事一桩，

唱到这里暂收场，
山歌唱遍众人口，
丹桂开花千里香，
英雄美名万古扬。